

著 名 學 文 界 世

好 妻 子

著 德 珂 爾 奧
譯 聲 宏 汪



好 妻 子

Good Wives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五 年 五 月 初 版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五 年 七 月 三 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定 價 三 元

原 著 者 L. M. Alcott;

譯 述 者 汪 宏 聲

發 行 者 朱 炎

啓明書局代表人

發 行 所 啓 明 書 局

上海福州路四百號

經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本 書 編 號 : 105

小引

去年一個春假把阿爾考脫 (Alcott) 的 Little Women 一書讀完。在讀的時候也會拍案，也會大笑，也會唏噓，也會流淚，讀完了以後就生着要翻譯牠的心。這真不是一樁輕易的工作，開始動筆時是爛漫的春日，而到現在全部告成時已是蕭索的初冬了。

作者阿爾考脫女士是美國人，一八三二年生於非拉台爾非亞州的日耳曼鎮。一家都是特出的人才——父親是一位著名作家，妹子是一位藝術家——而女士的文名尤著。本書裏四位主角之一的喬 (Jo) 就是作者自己的寫照，所以對於作者的性格與行事，讀者儘可以自己去認識，我也懶得再囁嚅介紹了。只知道她終身不嫁，一八八八年患腦膜炎不治逝世，年五十六。

本書的第一點動人處，是牠那洋溢着的热情——就是這一點能使你拍案，能使你大笑，能使你唏噓或流淚。有人說書內有許多道德教訓，用現代人的眼光衡量起來已是要不得的東西了；但是即使這些要不得的東西也充滿着摯情。社會上道德標準難免要變遷，唯有這摯情我認為是千古不易的，這大概就是本書之所以始終風行的原因了吧。

本書的第二點動人處，是文字的優美，可是這早就給拙劣的譯筆斷送了；所以，不拉生意——會看原文的還是看原文吧！

Little Women 原書分第一第二兩部，合訂一冊，譯本卻分成兩部，第一部稱『小婦人』，第二部稱『好妻子』，至於譯者的小序，則一稿兩用了。

目次

第一章	談屑	一
第二章	第一件婚事	一一
第三章	藝人的企圖	一七
第四章	文藝生涯	二六
第五章	婚後生活	三二
第六章	拜訪	四三
第七章	報應	五〇
第八章	海外通訊	五八
第九章	柔情	六六
第十章	喬的日記	七七
第十一章	一位朋友	八六
第十二章	心的傷痕	九四
第十三章	佩司的隱衷	一〇三
第十四章	新的印象	一〇五
第十五章	冷淡	一一〇
第十六章	懶散	一一五
第十七章	陰鬱的幽谷	一二八

第十八章 棄舊戀新

一三一

第十九章 孤寂

一四〇

第二十章 兩件出人意表的事

一四六

第二十一章 夫唱婦隨

一五八

第二十二章 苔仙和苔米

一六三

第二十三章 傘下

一六九

第二十四章 收成

一八〇

第一章 談屑

爲要明瞭她們的情形，我們在梅格結婚以前，還要把馬家的每一個人簡單地敘述一番。但得聲明在先，假使年紀大的人以爲這故事裏缺少莊重的氣氛——那末我要借用馬太太的話來回答，「當你家裏有了四位嬌小玲瓏的姑娘，鄰居又有一位英俊活潑的少年，你好意思成天價拉長了面孔麼？」

過去的三年，在這和睦的家庭裏，沒有多大變故發生過。內戰已經平靜，馬起先生平安地住在家裏，忙碌着寫作他的書籍和主持他的小牧區，他的牧區裏的人覺得他有特殊的天才，是一位天生成的牧師。——安靜好學，聰明慈祥，寬大博愛。以天下爲一家，四海皆兄弟，因爲他至誠感人，全區牧衆，竭誠擁護愛戴備至。

因之，他雖然以清廉自守之故，而仍是艱困萬狀，可是幾種善良的德行，卻吸引着不少企慕的人們。他呢？也不使他們失望，總給他們以相當的回報。誠篤懇摯的青年男子，見到這位年老的學者更增進了信仰的心情；有滿腹愁思的婦人們，願意把她們的疑慮與憂思向他陳訴，在他那裏得到了最深切的同情與最懇摯的慰藉；有罪戾的把他們的過失直告這位磊落光明的長者，向他懺悔同時也得了拯救；聰明智者以他爲益友；好學深思的以他爲同志，便是一班庸才也以他的信仰爲信仰，從未有過絲毫不滿的表示。

從表面看去，負主持這個家庭的責任的彷彿是五位女子，在有的地方是確實的；可是這安靜的學者，實際上依舊是一宅之主，因爲這幾個忙碌能幹的婦人遇有困難還是到他那裏去求解決，不愧是一位神聖的「丈夫」與「父親」。

這幾個女孩子把她們的身心交付與她們的母親，把她們的靈魂交付與她們的父親，對於這一對辛勞的雙親，同樣地摯愛着，這摯愛，隨着她們的年華而俱長，所以這一家有最美滿的維繫固結着，這種維繫，是人間最可貴的力量呢。

這三年以來，馬夫人未嘗不添了幾許華髮，但還是那麼矯健豐腴，未遜往前現在卻又爲梅格的婚事盡力，所以這些醫

院和救濟院裏——這時候還充滿着傷兵和無告的寡婦——久不見這慈祥的善士的來臨，無一不在渴念着呢。約翰柏洛克勇敢地服了一年兵役，受了傷，被送回到家裏，要求再回軍服役。也未蒙允許。雖然他沒有受到什麼獎章，但是實在應該得獎的，因為他的確竭盡所有，願意為國犧牲。我們知道，生命和愛情融合到了頂點，是最可貴的時候。所以既然不得已而退役，他就專心療養，準備立業，到稍有積蓄的時候再和梅格結婚。雖經勞先生竭力慫恿，願借給他大宗款項，叫他獨立營生，他卻辭謝了，而情願去就一簿記員的職位，因為他覺得與其借了人家的錢來冒險行事，還不如老老实實自己去賺一點薪水來得穩重些——這可見他見解的獨特和行事不苟的態度。

梅格那時候，一面操作，一面期待，性情日見溫柔，管理家事的手腕也日見進步，容貌也比較以前越見美麗；因為愛情原是美麗的激勵者呢。她當然也有她的雄心和奢望，同時想到自己新生活不免卑困，當然也不免稍感失望。尤其是以人家的高車駟馬豪奢的生活和自己的一比較，企慕之情，不覺油然而升。但她一想到她們將來同居的屋子雖小，約翰的勞力與苦心，已屬難能，一時妒羨和失望之心，也便悠然而逝。一會兒等他們在黃昏中，並坐着商量他們種種小計劃的時候，便感覺到這未來的憧憬是那麼美滿而光明，竟使她完全忘卻了人家所享的榮華，而反以自己為世上最富有最快樂的女子了。

喬不再到馬起姆那裏去了，因為這老年婦人覺得喬美可愛，要她繼續服務，並且許她請一個最好的圖畫教員教她學畫，蓋美因此也不以主人脾氣怪僻為可厭了。她上午做她分內的工，下午做她自己所喜歡的事，十分順利地做去。喬則致力於文藝和軍司。因為軍司在那一次大病之後，身體還沒有完全恢復健康，需要喬的看護。她呢總是懷着希望，安詳愉快，忙着她所愛好的種種玩意兒，竟變成了人人的朋友，家庭裏的天使了。

當喬投稿給予喬所自稱為『精柏』的文字，每一排一元的代價，喬得到了興奮的鼓勵，對於寫作，益見勤勉。同時偉大的計畫在她忙碌的腦筋和雄偉的心胸裏組織起來，閣樓中的舊灶鍋裏承積着漸見高積的手抄稿子，這些稿子後來竟使馬氏在文藝界上負盛名了。

勞萊為要取悅他祖父，順從地進了大學，隨心所欲，隨隨便便地過着。他是大眾的愛戴者，因為他多才多藝又多錢，再加

以一種善良的心腸，爲要救人家的困難因而往往作繭自縛。他若沒有對他滿懷希望的祖父，愛他勝於己子的馬夫人，以及那全心地仰慕他的四位天真姑娘，種種方面的督促與愛護，他也許有墮落的危險，蹈着不少有希望的青年的覆轍。

只是一個『光榮而富於人性的青年』，不免也染着常人一般的缺點，所以他盡情歡樂，行爲自多不檢之處，所以屢次要受停學甚至除名的處分。但這些失檢的行爲的原因也祇不過一時高興，所以他總能設法自拔，或坦白認過，或亢爽贖愆，或應用他擅長的口才，說服人家。並且他又喜歡把他那些冒險的經歷，在那幾個姑娘前誇耀，描說着怎樣勝過那些盛怒的助教，威嚴的教授以及戰敗的敵人，使她們聽了，爲之心驚。『我的同班』已是她們眼裏的英雄，她們對於那些『我們同班』的冒險的行爲，毫不感到厭倦，有時勞萊把他們帶來，這些大人物的笑臉，彷彿是一羣英雄了。

藹美對他們尤感興趣，成了他們所拜倒的美人，因爲她早已知道怎樣應用她所具有的那種天賦的媚質。梅格已專一於約翰，不再介意於任何男子。佩司太面嫩，至多不過瞞他們一眼，唯有喬覺得他們最合她的脾胃，她不能自禁把要去模倣他們的神情，語調和舉動，她覺得這些比較習俗規定給女子的規矩來得自然得多了。他們也都十分喜歡喬，但卻沒有人對她發生過愛情，可是一經過藹美的寶座，則末有不衷心愛慕，私下發着有情的憤嘆的。——一提到有情，我們就連想起那個『鴿子窠』來了。

這是指柏洛克先生豫備對着迎梅格以同居的那一座褐色的小屋。名字是勞萊提的，他說這名稱對於那一對溫柔的情人是十分相稱，因爲『他們是一對溫馴的鴿子，在一塊時總是比翼交頸，低低共語。』這是一所小小的屋子，後面有一個小花園，前面有一塊大如手帕的小草地。梅格要在那裏置備一座噴泉，栽植一些灌木和無數美麗的花，不過現在呢，所謂噴泉也者只是一個風雨剝蝕的小缸，很像一個破敗的垃圾水鉢，所謂灌木也還只是幾株幼弱的落葉松，生死尚在未卜；即所謂無數的美花者，也還只有一排排的標牌，表示下種子的地處而已。至於室內，則已佈置得井井有條，這歡快的新孀，從閣樓以至地窖，見得沒有一處令人稱心滿意的。當然，走路很狹窄，幸而他們沒有鋼琴，否則是不進去的。膳室也很小，六個人坐了已經要感到擁擠；而廚室的步驟，則備者頗有跌入梯旁煤坑的危險。然而習慣了這些小缺點以後，也就覺得再好也就沒

有了，因為一切陳設，都見得良好，見解和審美風趣主宰着，所以結果十分美滿。那小客廳裏，雖然沒有大理石面的桌子，或長的穿衣鏡，或花邊式的門窗，但是幾件樸雅的家具，許多書籍，一兩張好畫片，窗沿上一架花，再加以滿房間裏雜置着的許多友好者送來的美麗的禮物，因牠們帶來的親愛的美意，一切益覺其可貴了。

勞萊所送的巴黎女神造像，不因爲約翰把牠放在牆上的木托上，而減損了牠的美點；蓋美用她藝術的心手，製成那細紗簾帷，真比專業的人做的更具美態；或別人家的儲藏室裏，從沒有這樣地充滿着這許多好意，快樂的語辭和深切的希望，雖然喬和她的母親只放了很少的幾只箱子和衣包，而我更可斷定那小小的廚房，假如哈娜沒有把每個碗碟試放過十次以上，決不能看來那麼整齊而又清潔，她連鍋下的柴火都預備好了，只要「柏洛克夫人」一踏進門，就立即可以燃點起來，環司又爲她置備了這麼多的掃帚、畚箕，直够用到二十五年後的銀婚，並且創造了三種不同的揩碗布，專爲洗滌新婚時碗碟之用。

一切事情都雇人代做的人，真不知自己有多大的損失，因爲家事，得到親愛的手去做了，即使粗鄙的東西也變成是優美的了。梅格從經驗裏見到了這一點，在她的小窠中，從廚房裏上下旋轉的抹布以至客室裏的銀花瓶，處處顯明出家庭的厚愛和懇摯的思慮。

當他們在共同計劃時，精神是何等的奮發，當他們上街去購辦什物時，又是何等的嚴正；一遇到勞萊做了可笑的交易時，又是怎樣的一片笑聲。論這位青年，雖然快要大學畢業，卻還是一片孩子氣。最近他又發着怪脾氣，每星期回家的時候，必定買些新奇有用而巧妙的物事，來送給這位青年主婦。這一次一包特別的衣針，下一次一隻可貴的香料磨盤，但是第一次試用就粉碎了；一把拭刀刷，卻把一切刀弄壞了；有時一把掃帚，但是一用地毯上的絨面都抓去了，而灰塵依舊，有時肥皂擦去了手面，黏膠黏着了受騙的買主的指頭，還有各式各樣的錫器，從放古幣的玩具撲滿以至於一種奇異的釜鍋，說是用蒸汽可以自動洗淨碗碟，但是看來總是一下子就要爆炸的。

梅格叫他停止，但是無效，約翰笑他，喬呼他爲「繃夾先生」。他只是發狂似的，每星期裏帶一些新鮮可笑的物件來。

後來一切事都端正好了，把各色的肥皂、繭美配置着各色的房間，與司甚至把新人第一次進餐用的桌面都安排好了。『你滿意了嗎？這像不像一個家庭？你覺得在這裏快活嗎？』馬起夫人問，當她和她的女兒手牽手地巡視這新王國的時候，因為在這時候，她們母女之情似乎較前更深了。

『是的，母親，十分滿意，多謝你們大家，我快樂得連話都說不出來了，』梅格答道，說時向她看了一眼，表情勝過一切語言了。

『假使她能雇用一二個僕人，那就好了，』繭美從客堂裏走出來說，——她在那裏決定那古銅的造像放在角櫃裏，好呢還是壁爐架上好。

『我已和母親談過，我決定照她的辦法先試試。好在事情並不多，既有緣帶代我上街，這裏那裏還能幫助我一下，留下來的的工作我做做也好，因為否則我要太怠惰了，並且要記里家裏，』梅格安詳地回答道。

『莎利穆發有四個僕人咧，』繭美開始說道。

『假使梅格也有四個，這房子便不够住，主人和主婦只能在園裏另搭蓬帳，』喬插入道，身上裹了一件藍的大圍巾，正在擦亮那門上的把手。

『莎莉是一個富人的妻子，女僕多正可以和她家富麗的情形相稱。梅格和約翰是經紀起家，並且我覺得住在小屋子裏的快樂未必比大屋子裏的差。要使如梅格的年青姑娘沒一點兒事情做，一天到晚祇是考究衣服，發布命令，談談閒天，——那正是一種重大的錯誤。當我新婚之後，我常常盼望我的新衣服穿破了或扯破了，因此我可以有些補綴工作做做，解悶，因為天天做那種無聊的工作或留心我的手帕，要令人感到厭倦的。』

『你為什麼不到廚房裏去做做雜務？像莎莉所說的爲着消遣而去做的，但是結果總不好，因此爲僕人們所笑。』梅格說道。

『隔幾天，我就去做，並非去做雜務，是向哈娜去學習怎樣做事情，使我的僕人不至於笑我。在先也不覺其重要，後來卻

到了一種日子使我真的感激我尚有能力和意志去爲我的幾個小姑娘調養有益的食物，並且當不能再僱傭僕的時候完全不用擔心。你現在卻從另一端做起，梅格親愛的，但你現在所學到的，將來總會有用，即使約翰境況較爲寬裕以後，於你也是有用的，因爲一家的主婦，無論怎樣闊綽，如其她要想不受欺騙也應該知道怎樣做各種事情的。」

「是的，母親，這話是的確的，」梅格說道，恭敬地聽着那小小的教訓，因爲最好的婦女對於治理家政的問題，總是極感興趣。「你知道，在我這所因陋就簡的小屋子裏，我所最喜歡這一處了。」當她們上了樓，梅格向着佈置得好好的紗夾櫥說。

佩司正在在那裏，把雪一疊疊潔白的細紗整齊地鋪在架上，對於這齊齊整整的一簇，覺得滿心歡喜。梅格一說，三個人都笑了，因爲那細紗夾櫥，包含着「一件笑話」。馬起嬌嬌曾經說過，如果梅格和「那個柏洛克」結了婚，她就一文錢也不給，但時間把她的盛怒漸漸消去，她也就後悔當時的失言了。然而她不願放棄她的話，所以很費了一番心思，想出一個兩全之計來。於是卡羅爾夫人——即拂羅梭絲姑娘的母親——受命購買大量家用細紗，用她的名義作爲禮品送給她。一一照做了。但是祕密終於洩漏，全家都覺得很有趣，因爲馬起嬌嬌還故意裝作不知，並且固執地堅持着只能給一些老式的珠子，因爲這是早已允許給出嫁最早的新娘的。

「我很喜歡這些。我從前有個年青朋友，她成家的時候，只有六幅紗，幸而她還有宴客時用的洗指銅鉢，她也就滿足了。」馬夫人說着，一面撫摩着那些麻紗桌布，顯示着女子所特有的贊美的神情哩。

「我連一個洗指銅鉢都沒有，可是哈娜說這一副「行頭」已够我一生之用了。」梅格說着，面也竭力表出滿意的神情來。

「纏夾先生來了，」喬從樓下喊道；於是大家下樓去迎接勞萊，他的每週一次的訪問，在他們平靜的生活裏，已經是一件重要的事了。

一個高大闊肩的少年，平頭戴一頂無邊便帽，穿一件輕飄飄的外衣，大踏步地從那條路上奔來，門也懶得開，就跨過了

薩笛進來，向着烏起夫人走來，伸出兩手，從心底裏說着——

『我來了，媽媽是的一切都好。』

末一句話是回答那年長婦人給他的一種眼色，慈詳地詢問的眼色，同時少年眼睛也便很溫和地回視着，最後，照例是慈愛的一吻。

『這是送給柏洛克夫人的，表示賀忱與微意。你好，佩司！你看來滿面春風，喬爾美，你實在太美麗了，沒有情侶，真是太辜負了！』

『約翰那兒去了？』梅格很急切地問。

『取明天用的結婚許可證了，太太。』

『上一次那得勝，臺第？』喬問道，她雖然年紀已過二十對於男子的遊戲，還是極感興趣。

『當然是我們這一面，盼望着你來的呢。』

『可愛的郎黛兒小姐怎樣？』藹美問，面上帶着有深意的微笑。

『比以前更冷酷了；你看，我爲她消瘦得多了！』於是勞萊敲敲他廣闊的胸部，發出一聲富有情感的長嘆。

『不知又有什麼笑話了？把包裹打開來看看，梅格。』佩司說道，好奇地看着那腫脹的包裹。

打開包裹一看，一個警笛在姑娘們大笑中發見了，勞萊還說道：『家裏遇到了盜賊或火警，是用得到的呢。』

『有時約翰不在家，你受了驚嚇，梅格夫人，只要把這個在前窗吹一聲，立刻會喊動近鄰的人，不是一樣好東西嗎？』勞萊繼續說着，同時還要試給她們看，使她們連忙包上耳朵。

『你真幸氣，說到幸氣，又使我想起一件事來，你該謝謝哈娜，因爲她把你的結婚喜糕，從我手裏救出來。當我走回來時，看見有人正把這糕拿進屋子，我看看真想搶一塊嘗嘗，但是她出全力來保護，以至未曾得手。』

『我看你會不會有長大的一天，勞萊。』梅格用長者的口吻說道。

『我已經盡了我的力，太太，恐怕不能再長高了，因為在這個墮落的年頭，六呎是一切男子所能達到的最高標準了。』這青年紳士回答道，他的頭已經和那小吊燈架相齊了。

『我怕在這所新房裏吃東西有點覺得不雅觀。可是我實在萬分饑餓，所以祇得請求暫退了。』不久又這麼說道。

『母親和我要去等約翰，還有最後幾件事要安排呢。』梅格說着，姍姍地走了。

『瑪司和我要到吉卜·里安（Gibby Lane）的家裏去多采些花來，預備明天用。』葛美說道，一面繫一個可人的，囑在她的可人的髮髻上，態度很是大方。

『你來，喬，你不要丟棄了你的朋友。我疲乏已極，非有人扶我，簡直回不得家了。不要脫去你的圍裙；穿着怪有風韻的，』勞萊說道，但時喬卻把圍裙拿掉，伸出一只手臂，來扶助他。

他們一路行去，喬開始說道：『泰第，我要正正經經幾句話對你說。關於明天的事，你務必答應規規矩矩做事，切不可亂來，破壞我們的計劃。』

『決不會。』

『應該嚴肅的時候，不要說笑話。』

『我不，你自己倒是那樣的人。』

『我要求你，在進行儀式的時候，切勿對我看，因為我忍不住要笑的。』

『你也看不見我，因為你那時會號啕大哭，使你看不見眼前的景物。』

『我非遇着大悲痛是不哭的。』

『例如當朋友要進大學去了……』勞萊插嘴道，同時作有含蓄的一笑。

『不要瞎說，我只伴着她們稍稍不高興罷了。』

『正是。我說，喬，這星期祖父怎樣還和氣嗎？』

『很和氣，你一定又出了什麼事，所以要曉得他態度如何？』喬問道：態度頗爲嚴厲。

勞萊一聽到這幾句話，便立定了，說道：『啊，喬，果真如此，你看我還好意思直視你的母親，並且能說「一切都好」嗎？』

『正是。』

勞萊聽到了她懇摯的語氣，覺得安慰了不少，便又向前走去，並說道：『那末你再不要再懷疑了，我只是需要些錢。』

『你太會花錢，臺第。』

『其實我並不揮霍，不知怎的，總是覺也不覺得，又沒有了。』

『你氣量這樣大，心腸這樣好，所以大家要向你借，你也從不回絕人家的。我們聽見關於亨蕭（Henshaw）以及你怎樣幫他的事，假如你的錢是那麼樣用去的，沒有人會責備你的。』喬親熱地說着。

『啊，他真是有精神。你總不願我坐看那麼一個好人爲了缺少一些兒錢而拚死命去做工，他一個人實在比我們這班懶惰傢伙十二個還強，你說我的話對麼？』

『當然的，但我真不懂得你爲什麼要備着十七件背心，無量數的領結，每次回家總要換上一頂新帽子？我以為你那統袴子弟的時代已經過去，那知卻在別方面發作出來。眼前這一種裝束就是古怪——頭髮像洗帚似的，直襟上衣，橘色手套，方頭靴子。假使是賤價得來的醜態倒也罷了，卻又是要花費很多的錢，我看看真難過。』

勞萊聽了這頓攻擊，仰頭大笑，無邊便帽落了地，給喬踏了一腳，勞萊隨手拾起，摺好了塞在衣袋裏。

『不要再教訓了。一星期以來已經够受了，回家來想寫意些的。明天我卻要浪費一下子的，使我的朋友們滿意。』

『只要你的頭髮能長起來，我也不再多事了。我並不是有意自鳴清高，只是我實不願意人家見我和一個拳教師似的人在一塊。』喬嚴峻地說。

沉默了一晌之後，勞萊以大哥哥的神氣說道：

『真是，喬，我想小派克（Parker）對於蕭美，真有意思了呢。他常常提到她，寫詩，神思恍惚，常常莫名其妙地走來走去，

我看他還是趁早把愛苗摘去罷，你看是不是？」

「自然，這幾年裏我們家裏不願再有婚姻的事了。可憐這些孩子們轉些什麼念頭！」喬儼乎其然地說，彷彿她看蕩美和小派克真正還是十一二歲的孩子呢。

「時光過得真快，我不知道我們要到怎樣的地步，小姐。你也還小得很，但是你不久也要接着梅格而去，喬只留着我們，淒涼地，勞萊說着，搖搖頭，像是在嘆世風的日下了。」

「不要擔心，我不是好惹的。沒有人要我，而且也是來得正好，因為一個家庭需要一個老小姐的。」

「你總不願意給人家一點機會的。」勞萊說着，對喬瞟了一眼，在他的被太陽晒得焦黑的臉上，泛出了一些紅色。「你不願意將你性格溫柔的一方面顯露出來；有時有人偶然瞥到一些，不由得表示一些企慕之情，你偏又把冷水滿頭澆去，好像生了刺似的，竟使別人不敢近你或者看你一眼。」

「我不喜歡那種事。我沒有空功夫在那些無聊事上討煩惱，並且那樣地把家庭破壞了是可怕的事。現在不要再談那些事了；梅格的婚事使我們失了常態，一味談論情人和這些無聊的事，我們還是換個題目談談罷。」喬說着，臉上顯出準備灑冷水的神情。

一種莫名的感覺，使勞萊發出一種久長而輕微的呼嘯。當他們在大門前分手時，又說了一句可怕的預言：「留神些喬，梅格之後的，便是輪到你。」

第二章 第一件婚事

那天是一個初夏的清晨，走廊裏的玫瑰醒來得特別早，在萬里無雲的晴光裏，開得特別鮮艷，滿心喜悅的神情，正像友好的小鄰居，臉色因興奮而紅潤，在微風裏搖曳着，竊竊私語，各以所見相告，因為有些從餐室的窗中窺見了陳設着的宴席，有些爬上來參觀三個妹妹爲新娘裝扮，便向她們點首微笑，更有見到了許多人在園庭及走廊裏來往奔走，爲各種服役，也便向他們招呼以表歡迎，——各種的玫瑰，從最紅艷的盛開着的直到淡色的小蓓蕾，將她們所有的芬芳與艷色，盡獻給這溫雅的女主人之前，聊以報答她久久培養愛護的恩情。

梅格自己看來就很像一朵玫瑰，因為在那天她心靈裏最美好最溫雅的一切似乎都煥發在她的臉上，嬌豔而柔婉，具着比一切美艷更美的風緻。她既不要絲綢和花邊，也不要橘子的花朵。——她說，『我今天不要看來覺得異乎尋常或是像裝扮出來的，我也不要有一個時髦的婚儀，我只願我所愛好的親人看來，還是我本來的面目。』

因此她自己縫製了她的嫁衣裳，把少女心靈中所有的柔和的憧憬與無邪的幻想，密密縫在裏面，她的妹妹們把她的美髮結了起來，她的惟一的飾物就是「她的約翰」在各種花卉中最愛好的空谷中的蓮花。

『你看來的確還是我們自己的親愛的梅格，那麼地美麗可愛，假使不是爲了要弄綳你的衣服，我真想緊緊地擁抱你一番。』當粧束完了之後，譚美說道：一面滿心歡喜地相她一遍。

『這才使我聽了歡喜。但個個人儘請過來抱我吻我，也不要介意我的衣服；我今天的衣服裏正要多留一些這種綳痕；』說了梅格展開了她的兩臂向她的妹妹們，她們也便繞着她親近她一回，半响無言，覺得新歡還沒有把舊情奪去呢。

『現在我要去替約翰打一個結，然後再到書房裏和父親靜靜地坐一回。』說了梅格跑去完成這些小小的儀節，不管她到怎麼地方，然後緊緊地跟着她的母親，因為她很覺得，雖然母親的慈容上留存着笑容，而對於第一只雛鳥離巢飛去，那

顧慈心的深處，不免蘊蓄着一種隱痛呢。

當其三位妹妹並立在一塊，對她們簡單的裝束加上最後的修整時。也許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我來略述三年來她們容貌上的變種變動，因為現在她們看來都正是在最美好的時期。

喬的稜角的骨格已生得飽滿多了，姿態縱之神韻，卻已見得自然。髮曲的短髮也已長成，可以束成一個厚髻，這對於風長身體上略感瘦小的頭顱，頗為相稱。棕黃的兩頰上現着鮮明之色，秀眼裏閃出柔和的風光，平常尖銳的談吐，今天也變了溫婉的語辭。

琪司比以前長得清瘦潔白，神情也更安靜，美麗溫良的眼睛更見圓大，自己雖不黯淡，旁人見了卻不免略有黯然之感。這是一種痛苦的暗影，使這青年的臉色略帶傷痛的沉毅，但琪司難得訴苦，反常常滿懷希望地說「不久就會好的。」

藹美被人視為「一家之花」，確是名副其實，因為才十六歲，卻已有一個長成的少婦的風韻，不能說怎樣美，可是具有一種難以形容的風韻，即是所謂秀雅。這在各方面可以見到：在形體的線條上面，在兩手的稜殼與舉動上面，飄蕩的衣服，頰垂的髮髻，——雖似無意，卻又勻稱，看上去，竟和美女一樣地動人。藹美的鼻子總使她不懂，因為總不能長成希臘式的雕塑一般，口部也略嫌過大，下頰也覺呆板些。這些缺陷之處給她的相貌一種特有的風味，但她自己不能見到，只是對於她的刻雅的风韻，神采奕奕的蔚藍眼睛，以及比前更金黃而更豐滿的髮髻，感到頗為滿意罷了。

三位姑娘都穿着薄薄的銀灰色的衣衫，（這是她們最好的夏季衣服），髮上胸前都綴着緋色的玫瑰；她們看來還是她們的本色，——臉色鮮明，心神愉快的女子，在她們忙碌的生活途中，略一蘇息，用她們秀慧的眼光，來一度領略女子戀情史中最甘美的一章。

本來不預備有什麼嚴重的儀式，各事均力求其自然而得體，和日常家庭生活一樣；所以，當馬起嬌嬌到了，使她很為驚奇，因為她見新娘竟親自出來迎接她，新郎把落下來的一個花球，重又綴釘上去，又看見這身兼牧師的主婚父親走上樓去，臉色頗為莊重，每一臂下又各挾一個酒瓶。